明季甲乙兩年彙畧

史之有述蒐以傳今事於後來也變亂之際事故多端聞見易失誰復能核事而筆之者知壞事之人人私其事行桀跖而自命為夷由又惟恐人之不誣夷由為桀跖讒言日進於盜憎誹謗屢加於介特是非淆亂斯世將遂無史乎曰否否秦檜禁絶私史而門下爭頌之為聖相不聞後世之史即聖相秦檜也枉人空自枉是非耳齊之太史書死終不能掩崔杼之弒逆下流惡所歸在枉人自為之又何恨於有史宜乎為法受惡不貶其賢燕公祈改數字祇增其醜美惡在已不在史也曰惡果不可隱乎曰不然美惡並存則掩美而抑惡如必不可抑則著其事而沒其名亦相諱之義非必好訐為直也至于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亦就所異同者而異同之述者何容心焉嗚呼自甲申正月之始至乙酉五月之終兩京之時傷心若

不一其事自古以來國家滅亡未有如明之易易者由來之漸君子

追嘆夫方渫滍周矣

順治攺元之三秋汸澤老農題於東村之月旦軒

東邨八十一老人隨筆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　戶侍郎胡世賞引退上獎其恬尚特准馳驛　戶部以移借派發上聞諭以防虜防河急餉准借別項還加詳酌俟外解到日奏發　鳳陽守陵谷國珍奏報地震　建州定國號曰大清改元順治清主立尚幼叔九王理國稱攝政王以遼人范文程為大學士

辛卯安廬撫黃報柯兵混殺放火　東江總兵黃蜚請酌用水師兵部奏撫湖關為兵踞止商旅不通國稅全虧　江督袁繼咸奏報五月二十二日拜命領咨是日聞逆獻已破武昌縣六月初六日達安慶而楚之會城告陷矣恐彼賊乘虛東下江州人心驚惶則吳越

之勢撟矣臣移咨皖撫調發勁兵三千爲臣臂指之使臣與陳可立
親兵先到湖口遏賊狂奔乞敕左良玉先事江南掃除逆獻
壬辰吏部薦起方震孺　王世英分巡兗西道　諭兵部凡罪廢武
職及艸澤義勇有能勵志殺賊固守城池者奏與上賞　群賊擁李
自成稱王於西安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宋獻策爲軍師牛金星爲
丞相設六政府各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則皆隨征吏之宋企
郊戶之楊建烈兵之喻上猷禮之鞏焴刑之陸之祺工之李振聲等
是皆明臣之降附者　順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一路俱陷
癸巳戶尚書倪元璐解部任仍供講職　兵科都給事陞兵部尚書
張縉彥到任　吏部准司務王聿官補陞知府不許　南兵部奏火
藥被焚　兵部舉用廢將于永綬　登萊撫曾化龍請實議練鄉兵
以避客兵之害實議清野以保民蓋藏之資　工科曾應遴言今之

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相護無是理也秦藩之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恐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發備士未必遂至于此又聞萊陽之破以東門鄉紳張宏德利賊之退蒐追鄉民犒賞痛笞而窘迫之一家發難闔邑罹殃虜至令宏德自指其藏得百萬金然後闔門就戮今之紳富亦宜鑒之略借均田之法使富者稍捐以賑貧亦救民撥亂之一策也

甲午卹保定監軍任棟死事贈光祿卿　越其杰量復冠帶効用

福嗣王奏王寶寔係無存蕃為世子時自竊以送賊者

乙未諭吏部前諭內外兼轉吳麟徵未歷監司不得遽陞京堂　王之仁周仕鳳浙江廣東各總兵　侍郎雷躍龍張維機各教習庶吉士　工科高翔漢言虜出口未數月忽撥塗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沆

揭猶復有入寇情形寧遠逼近不可示以單弱而調兵南[illegible]科勝算將為三軍司命居[illegible]馬科孔希貴錚錚有名鎮臣虞九儀怯懦已經議易而為科仍調南行三軍誰為統率
丙申兵科曾應遴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永[illegible]撫領兵波而賊破萍及袁吉大器稱急不能駕馭左帥臣早已言之今江督更置之時即合閩越之力以供虔鎮副將鄭鴻逵與芝龍為兄弟緩急可不煩檄調有云益王走閩中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日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言贛失守者而虔撫之報杳然及今猶未真同醉夢矣　係定撫徐奕義於陳廷詐破家黨上厚捐金城　劉承楨殺賊有功加陞都督僉事鎮守武昭　方國安鎮守浙東
丁酉方孔炤戴罪整理河北張有譽總督南京糧儲　順賊陷平陽汾河州縣望風瓦解皆置偽官有防禦使大尹等官

戊戌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路振飛派兵防河副將金聲桓[illegible]
周仕鳳守泗周爾敬守淸口
巳亥諭在京五城兩縣各立鄉約所朔望集士民宣解聖祖六諭
仍立善惡二簿咨訪孝弟節義素行端良卽行推獎其有忤逆淫蕩
賭博拿訛者嚴懲務以民俗之淳澆定各官之殿最　貪淫大帥唐
鈺被糾革職　左副都方請核赦前舊賦官胥侵漁　山西撫蔡懋
德奏楡林被寇諭周遇吉何故尚在寧鎭著卽日移防河沖　上召
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來中左門　刑科郭充言賊衆入晉
憂不止秦也晉賊之安危不曉則督臣之趨進無方宜之聚散不知
則三邊之征調難及賊勢之趨向不測則河東之防[illegible]　徒勞必偵
探明白使秦省無恙新督臣宜疾入居之如賊羽充斥勢難渡河卽
應從永寧渡綏德直趨固原亦以上游馭下風聞賊入晉[illegible]兵有劫

掠地方。爲賊駭散者。河東防賊不在防之河東而當防之河西今者
賊入關一月而地方尚爾蒙竅。未有不知彼而能取勝者
庚子王庭梅順天府尹　道臣潘士彥革職　于鄭友玄擒渠復城
議卹　上問逆民任姓有疏爲鼓聯義勇者通政司封進　呂大器
言楚疆糜爛。楚官曾無一人。舊承天撫王揚基竄匿于沅請即改任
楚撫。仍兼承天。庶殘疆不至益廢。
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有功。今陞楚撫已成
之緒恐廢。有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倅。悟守可知。即以補騰蛟
缺可稱兹美。
壬寅總河黃希憲爲前任張國維頌勞　陝按金毓峒奏西安失守
情形。著該部予馮師孔黃綱吳從義。祝萬齡議卹
甲辰召何楷來京陛見　武操臣劉孔昭[illegible]任節鉞　刑科

郭允言湖廣道王孫蕃疏於分功一疏，則敘功冒濫之狀君可知，孫蕃
應與正色解紛之詹兆恒速旌之，可以督激勸也。
乙巳，大學士李建泰揭請出師，因題用衛貞固凌駉郭中傑。上諭：卿
即整裝就行，具見忠奮。所請吏部即用。其中傑揀帶馬兵二百依議。
所需旂牌勅合，照例速給。先是，上臨朝，日向閣臣輿嘆，言賊勢如此，
關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將如之何。建泰曰：主憂至此，臣敢不竭盡
力。臣家在晉，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遂行。上
大喜，慰勞再四，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
楚撫王揚基言，賊去岳州，官兵收復。　王承徹掛印鎮守宣府
丙午，諭兵部，山東土寇出沒，外解梗阻，撫按全無奏聞，著即掃蕩以
通餉道。　又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行賞罰，
用示勸懲。如山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敘擢，其倡逃者不論

浙直官紳立行勞問　又諭鐵南霖隣紫馬龍圖等剿亟宜裝備以一賊不入爲功假義急公者奏聞紀錄　又諭恭督已至河干即統率尚杰等兵相度往援宜督星馳防河該部飛檄

丁未南旂添兵二千加鄭鴻逵副總兵銜鎮守　工科彭官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僞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踴躍倘皇上大下蠲詔通行𢾾諭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者矣況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被特洽江楚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輒以規避而止何益于地方之緩急請查陷城各官除鬥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爲切要　蘇松按刖直糾進親宗代僉壇舉人康植

庚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疏防失守　中書張同敞奏[illegible]失守

兵非賊命該部行檄督撫即擒梟示　總兵高傑言逆寇[illegible]已殲盡

有守者郡邑失守情形撫按嚴飭何在高傑既稱兵精即宜[illegible]賈

勇破賊何待大兵四集　鄖陽推官[illegible]瑚辯奏周士奇以鄖人監鄖

棄城先遁　命周遇吉馳抵保河[illegible]所部協擊　劉肇基

提督南京大教場　平陽鎮臣陳[illegible]

己酉允侍郎金之俊奏收拾人心聯絡鄉勇俱從鄉紳[illegible]江南士紳

素稱好義著撫按責成　郭中傑賞授副總兵督轄守軍標鼓

庚戌上傳二十六日行遣將禮朕御正陽樓[illegible]並召五府內

閣部院掌印官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侍衛應用法駕[illegible]

該衙門預備　命發大明集禮中遣將授鉞儀[illegible]行　諭

戶部遵例告給外[illegible]不前[illegible]臣既[illegible]即著[illegible]

監軍霍達恭報秦中剿難諸將爲[illegible]姓
氏并䘏　督學白貽清侍郎胡世賞同疏[illegible]義
知勇之士旌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兵將[illegible]東
陽左員許都文悟忠孝素裕韜鈐一見知人許多士卒同甘苦凡
許都以作率東義徽歙二方之奇才臣願以邪不分走聯絡義勇
練兆法中詳約以則忠義一歲之餘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
奇流夏供祐桐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皆
有心乞頒手詔曾天下豪傑則忠義知恩逝袂而赴助皇上
覽
辛亥李化熙兵侍郎總督陝西三邊郭景昌敘兆起提督鳳門關
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著授職方主事即令往東
陽義烏聯絡義勇練成勁旅以資勦寇之用　又元何剛奏許都練

貴儆作何委用該部速議　戶部題請飭司依期補所請介松年友
南戶科羅萬象極言南糧折乾之弊
壬子允李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哦用介松年著以科銜催餉有
功實授　諭工部汴城水嚙日久城垣有無坍壞宮室有無頹毀著
該司官速往會同撫按相度城內遺貲必被奸民竊收設法撈掘以
充修城之用其屬藩封者即還藩封　召忻城伯趙之龍峽按金毓
峒來中左門　田貴妃安葬　袁繼咸報履江北屯任　操江劉孔
昭言安廬池泰處處當添防兵蕪湖尤要嚴檄道府巡飭、賊破趙
城　劉孔昭殺其叔萊臣萊臣應襲嫡嗣以幼為孔昭父蓋臣借襲孔昭復目之及管操江遂捕萊臣繫之獄
癸丑內閣陳演三年考滿加少保吏部建極殿蔭子中書　兵部奏
孫輔明抗虜血戰特贈左都督予謚　真定參將李茂春報流寇過
河平陽府縣關門盡逃商傑兵搶掠河東一帶　張縉彥言臣所白

舊撫熊奮渭涼倒之後海上僅足一旅民壯則多人奴占役鄉勇則
虛應故事將領則總鎮虛懸參游以下皆統襍備備則餘柯藥鎖餉
缺財貢荒大疫道殣相望豈直一方之利害而已
乙卯諭兵部淮楊為南北咽喉宜有重兵防扼著淵督撫法二臣增
教　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
丙辰上御正陽門樓親餞李建泰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建泰既行
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復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進士程源謁監
軍凌駉曰宜兼程直抵太原　建泰奏微臣馳往太原因揭救河東
分守李正修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允正修赦罪督輔軍前效用時
山西賊信洶洶建泰家存亡未卜益遲遲其行日行止三十里
丁巳熒傳平陽之陷都人大震　建泰兵至涿州營兵三千逃回
陳演揭救在獄諸臣命限十日審結其方士亮姜埰尹民興[illegible]

保出　湖按黃澍表舊輔賀逢聖從容就義命從優卹
戊午吏科李清奏監司止宜實歷有旨監司不定例起何府非代人
出缺即爲人擇官以後除邊地需才量才酌調其餘准久任不得輕
移　諭應天等十三府十二年以前罪贖豁免　李建泰闖寇被焚
掠爲之奪氣兵過東光不戢民閉城門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
己亥陞右庶子李明睿左諭德衛胤文難大任　補吏科陰潤　晉
王奏晉璽萬分危急　塘報賊陷閿鄉
二月庚申朔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並兼東閣大學士
諭吏部曾纓名城屢陷革職提問　河北屯撫方孔炤讙懸乞墾
應天按鄭言與屯叢有實效上諭與屯原爲足國裕民若未經開墾
輒議升科小民能無畏附名撫按責成實行　諭兵科補官節次獲
賊每每欺罔鄉愚捏功冒敘該部嚴核其確方許算功不得但憑科

疏 進士程源至天津勸巡撫馮元飈急修戰備與總鎮曹友義道
臣韓文銓等相向感憤各以兵薄爲憂
辛酉原任督師丁啟睿奏薦計處知縣夏萬亨勸農有功乞優陞副
使不許 大同總兵張報逆賊闖關 順賊破汾州
壬戌兵科韓如愈言晉寇訛傳時晉已殘破諸臣相戒不欲上聞
總兵周遇吉奏係德與城固守內有豪衿把持 劉有實專轄三關
總懷慶夜變福王同母走出東門棄母兵間狼狽走衛輝依潞王
癸亥諭部院言官論事須明白直陳近來多埋伏隱語殊非告君之
體着嚴行警戒 南戶部張慎言劾奏楊文驄貪淫不法着革職提
問 主事李逢申奏勸助不若糾貪赦罪輸餉者九卿科道糾彈贓
私顯著者各摘一二人如議 姜埰允予謫戍遐荒并拱宸方士亮
尹氏與從輕擬杖 陞戶部左右侍郎王正志三[illegible]

甲子戎政李國禎請追叛大捷又奏禁旅撤回收伍　命迎護益藩就國　山西糧儲程泰晉省鹽課欠至七十餘萬　予劉之綸諡

乙丑賊圍太原時余應桂初聞平陽破諸將皆遁太原無一兵守城賊圍三日以數人上城開門而入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恩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無不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爲其人營其缺門戸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　諭戸部邊餉甚棘外解不至皆由有司急賦贖而緩錢糧不嚴立賞罰何以勸懲以後在内責成部科在外責成巡按痛禁耗索完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　中書張同敞奏楚豫僞官多係紳衿從賊宜察敘官以

諸生忠逆爲功罪下部酌議
丙寅總督余應桂報晋中瓦解上諭應桂奉命督秦何故遠犇沁澤
前疏兵僅二百今言近千有無虛報開銷　徽州鄉勇拒敘黔兵
丁卯上召總督新舊閣臣府部院印官來中極殿　又召閣臣陳演
戶兵部科印官來中左門　陞刑部左右侍郎郝晋孟兆祥　侍郎
劉令譽奏遵旨聯絡士民又言倡輸潘雲翼等于優敘　太原滅風
沙大作對面不見賊從東北角上城巡撫蔡茂德殺於南城共司道
官四十六員尸於街巷　御史熊世懿言推官倪長圩賄脫計處
戊辰御書親敕督輔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
七年兵荒連歲民罹兵戈流毒直省今卿代朕親征鼓勵忠勇選拔
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當以上方劍從事行間一切
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須勛眞撫早蕩妖氛

旋師奏凱封侯晉爵勒銘鼎鍾須將代朕至意徧行示諭 達泰初
承寵命恃有家財足可佐軍已聞家破進退失措又不敢上疏惟逡
巡於畿內而已 劉澤清移鎮彰德 錄陳郡屠戮贈關永傑充孟
裕等卿少
巳巳閣臣蔣德璟以病召對不能趨赴 贈死事鄧錫藩王維新等
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已經革職著戴罪
料理圖功自贖 諭戶部地方設立民壯原以捍衛地方乃祗供勾
攝封守何裨嚴責有司編入鄉兵實行選練
辛未召內閣戶兵部科及總兵吳襄來中左門 優卹殉難官劉理
閩士選王來 李祖述襲祖爵 順天撫楊泰飢民焚掠 諭刑部
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蔽辜 又諭吳昌時依律處斬馮源等
附近充軍財產幷罪輔延儒財產籍沒充餉 又諭周延儒見財忘

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十二萬著周正儀周奕封完納吳昌時並追五萬俱免籍沒　高傑縱兵東下鳳督馬士英迎駐徐州

甲戌賊探馬至大安驛傳達京師中樞持議請敕督輔剿殺布置時建泰尚在河間也又請敕臨德通津昌密六處悉聽督輔調遣　賊遣偽官于山東河南州縣各處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縣士民俗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各借勢逐之執香迎導遠近風聞若狂　准成勇兼廷秀起用

乙亥諭部院寇氛入晉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爲民戴者方許留任責令募練剿勇求備城守如貪殘及闒冗者勒令解任或選賢能竟行推補　陞畿南河北山東總督徐標密雲巡撫宋權

丙子戶科介松年言士節不振廉恥風微倡逃迎降出自衿紳深可

痛憤亟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是之　又諭王鰲永屢疏請纓

具見忠憤但令鼓鑄伊始未便他移　吏科馬加植言皇上亦知孫

傳庭憤事之因乎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明知不可爲而倖

倖爲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復以覆轍爲戒而空拳徒膺

萬一晉陽與淮陽俱震則爲禍愈激非知彼知已著數也臺臣陳丹

衷借兵土司之說尤當商量以數世豢養之兵尚不能必其用命而

向蠻夷責大義此寔難矣況不能裹糧貲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

見兵過尚搖手閉戶狼兵一來保無驚竄乎狼子驕悍兩粵之間又

增多事矣

丁丑河南按蘇京報賊窺懷慶　刑科孫言吳中彥父子賍銀十萬

遷延五載著撫按嚴提　賊騎已叩故關將逼眞定眞保之間全憑

道路之口京中嚴戒妄言進士程源請于內閣亟賞蒐問莫之省

戊寅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徵奥朱家仕萬元吉馬
鳴鵦楊毓楫何楷孫明佾周光夏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夏允彝王
道純詹爾選黃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己卯太康伯張國紀進銀一萬兩。命進封侯爵
庚辰驟寒大雪。凍死人無數　兵部塘報太原汾州潞安連陷　諭
巡訪各藩諸王下落　諭河南總兵土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
命內官閻國輔等。賚餉往薊寧等處分給　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
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爲挑選。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但才
堪濟變。即與塡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者。即授知州知縣。功
懋懋賞。朕不爾靡　分敕內官監制各鎮。寧前高起潛通津臨德盧
維寧眞保方正化宣府杜勛順德彰德王夢弼大名廣平閻思印衛
巡撫嚴共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　兵部

報鄒滕之閧土寇疏

辛巳差內官王坤科臣韓加僉巡歷地方催解京邊正項并改折贓贖及周延儒吳昌時朱大典等贓銀嚮解　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剪諭部陳子龍蔣若來才長定亂作何優獎先是東陽之變實王許都。都故副院弘綱之孫任俠好義遊行府縣令姚孫棐貪虐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家貲中產免輸數百金自詣告竭孫棐大怒摘都所刻社稿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棰楚之時輸金者盈庭鬨然沸亂有姚生者執孫棐于座挨之街下笞之群譁許都為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即調台州兵行勦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溪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處衢人人倖功杭州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齎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三人詣杭投獄子龍為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illegible]

隱孫架之過命之復任　諭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輸贖敵君上杰當
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著免罪候用　河南按蘇京報賊過滁州催
任濬速到任　薊督王永吉奏叛兵旋誅隨執諭兵部楊鶚實心任
事豈因兵譟輒易著即視事
壬午賊陷眞定先是知府丘茂華聞賊警預撤家屬出城撫臣徐標
執茂華下獄適標節爭中軍官不服伺標登城畫守縱劫標出城外
殺之劈獄請茂華出茂華遂牒所屬州縣豫叛待賊數日而賊始以
數騎來克之地隔京城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癸未太監方正化奏討中軍旗鼓　漕督朱國弼淮安到任
甲申兵部張縉彥兼翰林學士　總兵劉澤淸請于靑登諸山開礦
煎銀著巡按設法
乙酉諭內閣蔣德璟兵部尚書兼工部總河屯練岳貢陞戶部尚書

兼兵部總漕屯練 加黎玉田右都 禮部奏桂惠二藩同走粤者
賫璽書慰問 兵部奏操撫分任水陸鳳淮二督應援江干吳松狼
山各將犄角港內其衿紳冊報立約各練鄉兵俱依議
丙戌召輔臣陳演總督李國貞刑科光時亨來中左門 尚書倪元
璐爲朱大典祈減贓銀不許 禮部請禁止社文
丁亥召六科十三道駙馬鞏永固來中左門 賜楊鶚藥餌銀三十
兩 御史李瑞和奏馮延登匿報課至七萬八千兩
戊子內閣陳演面陳引退賜路費五十兩馳驛歸時道路梗塞演以
貲富不敢出京遷延半月而及禍 魏藻德辭新銜允之并罷河漕
之行 以大理寺丞吳履中陞戶部侍郎署部事 批余應桂疏應
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霍間中軍鼓譟膽怯可知兵馬
錢糧有無虛耗李化熙核奏 諭兵部寇氛孔棘奏所式不候交代

輙自離任任濬久報赴任一味退縮俱着革職濬充爲事官管事
兵部奏戊寅以前各處皆設內監其時物力尚可支持一切中軍把
牌尚可裕用今何時也糧餉中斷士馬飭折督撫各官危擔欲祁一
時而添內臣總監三員監視七員不惟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掣使督
撫得以借口士民因而驚疑不能不望聖明裁奪也
三月己丑朔諭部院廠衛捕各官譏察奸宄五城申嚴保甲之法巷
設邏卒禁夜行尤加毖倉庫艸場　召前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
程舉人朱長治來中左門、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諭以在閣佐理
兵餉着黄希憲路振飛加意　諭府部寇氛孔棘戒嚴城守　昌平
兵譟焚劫官民舍一空　宣府告急命都督王承胤偵賊所向　命
遣戍有罪內官宋晉等八人俱釋罪閑住
庚寅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極殿問禦虜寇之策奏對者三十餘人

吉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等語　議
百官分守九門稽出入　全晉之破陷始聞　何謙以兵變聞命謙
帶罪安職　趙京仕陞左通政　准撫路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
辛卯加魏藻德兵尚書往天津調兵方岳貢戶尚書往濟寧督漕
援之　命韓王益王歸國益王時走邵武　命張國維往督浙江兵
餉　授朱長治職方主事　浙按左光先言董象恒撫浙著績　應
撫鄭瑄奏補程珣兵道以督糧正急不准改　贈李繼貞右都御史
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
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賞陞一級劉良佐
周遇吉高傑馬岱馬科姜宜孔希貴黃蜚狗汝芝高第許定國王承
胤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善湯御裔各陞署一
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分別應加賞賚　恤周潘榮

四王各乘藩南奔　內閣蔣德璟引退准馳驛回籍　吏部奏固城
諸臣傅梅等贈官　衛師卜從善南奔駐宿遷
癸巳命襄城伯李國楨練京營兵守西直門　命卹死事諸臣張經
李昌期等贈官　又贈馮師孔右都御史黃綱太常卿祝萬齡太僕卿
督師李建泰病其兵盡潰
甲午吏部奏大寇就殲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着授兵科給事中周
亮工劉令尹朱朗鑅却虜全城各授試御史　大同告急命內官謝
文舉火速赴任　召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將兵入援三桂澤清不奉
詔惟通以千人至　李邦華請皇太子撫軍江南兵科光時亨駁止
之　諭部院近來庶績廢弛治功罔奏總由上官不行料理司官疲
玩吏胥積蠹相仍惟賄是視以致流弊不可勝言今後堂官務要正
己率屬左右侍郎分任料理不得優游致悞如司官闒冗一任吏胥

及殺手滑貪賄跡有據者即指參拿問
乙未賊陷大同知府董復鄉宦韓霖俱降初賊揚言降者不殺兵民
皆欲降總兵朱三樂不可有紅夷大砲在城朱命放之衆莫應朱自
起燃火兵後掣之朱憤甚奪卒刀自殺撫臣衛景瑗罵賊被磔　唐
通陛見上慰勞再三命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張國維率數騎
南行　陞蔡鵬霄吳麟趾姚思孝各少卿
丙申賊陷宣府時叛將白廣恩以書約總兵姜瓖降太監杜勳出城
三十里迎賊入城執撫臣朱一馮殺之監軍霍達走回京　兵科韓
如愈奏差至東昌劉澤清遣兵殺之曰尚能論我主將否也　吏部
確查延安死事贈都任南企仲王道南居業焦源溥源清朱家仕各
卿少都御史　忻城伯趙之龍薦于仕廉錢位坤才品　太監杖夫
西難民慘毒命刊布流傳使軍民共見　諭兵部賞不踰時近來兵

多況閣致使營嚮有權速將積案盡覆以陞密雲撫王則堯遵化撫
宋權，淮撫路坐河岸以令箭約各漕船魚貫進口預給鋪行供應
丁酉諭戶部乘時勸糶凡勳戚及鄉紳富室商賈積粟私家至三千
石者優敘　又諭勳戚文武進馬助公　召見庶常于中左門特命
陳名夏為修撰兼戶兵科　給太監王國治火藥　賊犯寧武關總
兵周遇吉力戰不支闔室自焚死賊遂屠寧武　賊陷陽和道臣于
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任者　兵侍曖至內閣
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歎舉南遷之議方魏以為惑眾力
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登城上懸簾以待
賊至而已　霍達以叛兵結營報上命問蘇京下落及宋翼明何在
陞工部尚書陳必謙通政使王公弼改禮部尚書王鐸　有僞選
淮安知府韓克順遣牌至淮巡按王燮碎其牌網責其人逐之、

戊戌霸州道報至以間眞定之陷 寧武報至畿輔震動進士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名尚住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稔有現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鎮撫萬一不聽 山東總兵劉澤清虛報捷賞銀五十兩又詭言墮馬被傷復賞藥資四十兩命即扼眞定澤清不從即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吳三桂以寧遠叛降清尙起潛棄關走西山 王永吉請嚴居庸守禦進封戚臣周奎爲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見其堅辭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戚畜多產何益奎自具疏勉獨一萬內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萬三萬者內監王之心富第一上面諭之對以家計消乏僅獻一萬其後李賊夾追之心十五萬兩金銀什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三

萬兩什器段匹車載入皆快之。　淮口擒偽官韓克順按臣王燮斬
以徇衆燮自任守河托撫臣路振飛守城士民恃以屹然
己亥須罪己之詔給城軍半歲之糧、警報不一廷臣有勸上南遷
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都城
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寇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
城者擒治。　吏部會議凡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收拾人心。
諭勸王兵馬雲集著太監王承恩總督王永吉節制　兵部劾奏王
繼謨乘信不守借題巧避著充爲事官鼓勵殺賊。　張鳳翔准贖徒
陳子龍改兵科給事中。　陞陝撫高斗樞保定撫宋祖法天津撫
李希沆通政宋學顯南尚寶程正揆　周王薨於湖觜舟中
庚子順天撫楊鶚出巡易服遁。督學陳純德臨避化中道走回京。
昌平總兵李守鑅自殺。　李國楨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

率班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砲給守門兵人費銖一百　左都李邦華
榜諭訛言抵罪　吏部李遇知為御史徐必泓所論謝病不出
壬寅起舊司禮曹化淳守城　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　時日色兩
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壓到下　南京孝陵夜哭
癸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関帝廟旗杆中斷　賊即居庸關總兵唐
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illegible][illegible]死私遁　朝廷發三大營營齊化
門外李國楨坐城樓撫所[illegible][illegible]權以太監王相堯統領　總兵馬岱
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illegible]求去曰事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
三桂　有權將軍者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十八日入城至御州會同館繳人
爭駭之　仁和王載[illegible]于[illegible]而行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illegible]殿悉焚賊分兵掠通州糧儲　上御[illegible]
召新選諸臣問裕餉安人[illegible]滋陽知縣[illegible][illegible]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

當須安人繫于聖心聖心安則人安矣上首肯即命授給事中餘遐
未幾忽報封疆重臣等齊入內久之諭退始知爲昌平失守
也　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城守兵
諸陵中官莫有料理者　賊檄南下清河沭陽邳州皆除僞官
乙巳早上召文武商畧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策或言憑給
爵過戎言楊維垣當用方魏請封劉澤清爲東安伯上皆不應俛首
書御案十二大字有文臣箇箇可殺語密示司禮監隨即扶去　矣
偵中請斬繫禁諸臣納賊出道張恒鄉一時皆繫于獄復竟往罪
式相冠帶　午刻有數騎突至西直門門卒知寇至倉卒閉門禦兵上
城每堞一人無從食處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豎俱乘城凡數千人
賊攻平則門叛監杜勳射書城中約降　夜漏半曹化淳開彰義
門迎賊入守城勳衛盡逃御史王章被殺科臣光時亨迎降外城已

陷而城內竟不知　甞聞將德璟被創於會館易服潛遁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傳通叛兵詭言索餉也時黃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良久冰霰雷電交至人情愈加惶惑城上砲聲不絕不入鉛彈惟有空響　上又下罪己詔盡罷加派新舊餉　近蒞宣武[illegible]南火起始知外城之陷更餘傳入大內上徘徊殿庭亟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命亟出整內員為出亡計又別傳硃諭至內閣命成國公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已而呼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慷慨訣絕妃先起上拔劍刃其肩仆后疾趨坤寧宮自縊上復視之曰好好公主哭不已上叱之曰汝奈何生我家亦刃之公主以手格刃臂斷悶地良久承恩復命上即微服雜內員步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城上反砲擊之不得出齊化為成國公所守乃詣成國公府閽人辭以赴宴未歸上嘆息起復走安定門門關堅不可起天將曉矣[illegible][illegible]載門啟

進內臣。于㨿王承恩竟入內苑。人皆莫知。初渫諭至閣。閣臣已出。皆凡上而返。𢧐上已不知所在矣。宮中沸哭如雷。狂奔然復門限比曉。太子雜宮人走中周奎府門。奎臥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某內官外舍。 福王寓湖州杜光紹園 馮元飈北至過淮

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烟焰漲天。 錦衣大堂出示禁訛言。 叛監杜勳又從德勝門射書約降。 太監王相堯領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明迎之於宣武大街。初謂是援兵。問之乃知是賊。張縉彥坐正陽門。成國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閣臣魏藻德方傳單斂犒兵銀。有頃。守城者俱下。賊登陴。斬侍郎王家彥于城樓。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門下。其子進士孟章明同母妻自殺于家。 閣臣范景文肩輿至西長安門。見入賊衆。即同寓投井死。 忽傳上已出朝陽門。各官俱有奔赴行在

迎　賊大呼閉門者不殺士民各執香立門門粘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午刻群賊擁李自成由德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禁城李賊親射一矢於承天之門扁上太監王德化率内員門迎賊諭德化照常管司禮監。自成方巾藍袍騎青驄一月軍師宋獻策浙人長不滿三尺軍中呼爲宋孩兒僞將軍或稱制或稱襟或稱梁殺或稱智勇其主者爲劉宗敏李年副則田化龍李巖郭之緯白風賀有威董學禮我朝叛將白廣恩黑雲龍官撫民梁甫祖澤溥王琦貴天成分將各兵、是晚尚書倪元璐偕二妾從容自縊詞林劉理順汪偉郎中成德俱全家自盡有田娘内官自縊于白塔巷後人入其室見書籍滿架多自抄者知讀書人也惜逸其名。　淮安西門外有馬兵突至劫掠婦女幼奴燕順嘗拒被殺鄉民憤群聚與鬪始知爲馬士英標兵。

戊申、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皆高門大第。即入據之。劉宗敏據田弘遇第。李牟據周奎第。牟數奎平日鄙吝。督令負薪擔水以辱之。、中允馬世奇與二妾同縊。勳戚惟惠安伯張慶臻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闔門自盡。、賊出示。令文武百官俱于次早入朝。投遞職名。又諭招集各衙門長班。使邀本官報名。、賊據大內。叛監杜之秩曹化淳為導。賊詬之曰。汝儕背主誤國當斬。內衆伏地自言能識天時。故如此。李賊叱曰。能死去。　左都李邦華縊於文丞相祠。副都施邦曜大理凌義渠吏科吳麟徵戶科吳甘來御史陳良謨太僕丞申佳胤考功郎許直內閣舍人宋天顯各自盡。、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獲得太子定王於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存。　賊盡放貫城罪囚。張若麒侯恂送將軍參謀。若麒自稱保鄉之功。又言天下壞于當人。賊皆然之。都

司萇心蔡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天津兵道原毓宗俱降，副將金斌等皆從。津民恐脅撫鎮馮元颺、曹友義逃。

巳酉，內閣陳演、成國公朱純臣勸進不得入。諸臣投職名，承天門下開，露坐以俟。近午，王德化自內揚揚出，見兵尚書張縉彥，呵其誤國。縉彥辨數語，德化呼從者批其頰，縉彥掩面垂涕，百官盡日無食，賊卒競辱之。庶子周鳳翔甫入，即出，歸寓自縊。主事金鉉投御河死。戶侍郎党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騎馬入內。蓋党、柳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降也。楊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賊禮遇之。賊授張若麒山海防禦使，龔鼎孳直指使，楊枝起文選員外，又以高翔漢為都直指，劉世芳為編修，二人皆陝人。陳、魏二閣錮宗敏所，魏哀求甚切，已同丘、方二閣發營中。賊執

萬城李國楨至初特悍然不跪賊再以危言恐之曰甯屠一城人李乃跪曰吾爲闔城求全也未數日發同諸人追銀夾三次已闖成國公誅死即自縊賊執其夫人褫其底衣抱之馬上淫辱以爲戲笑潞周諸藩行舟皆泊淮安湖嘴　劉澤清兵頓宿遷窺伺徐州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恐淮撫王燮自謂與澤清有識輕身詣之勸其迴兵北上劉不肯大聲云即不援貴治請假道出揚州燮不可曰即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所知也劉允之淮城得免塗炭庚戌御先帝遺嚫於後苑山亭中其亭爲閂者封與王承恩對面縊髮先帝以髮覆面白袷藍袍白細褲一足跣一足有綾襪紅方舄袖中墨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見祖宗于地下不敢終于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崩時諭閣札托成國公輔太子正謂此閣中未及宣也李賊因此有疑於朱純臣並命誅之

云、賊封太子爲宋王、定王爲定安公。 主事大足劉養貞於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 程源冊過大當為元、賊臣其孫中得南歸。 賊殺河間守方文耀。

辛亥、發先帝于東華門、易朱漆棺、與后梓宮同移佛寺、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七十人、餘皆睥睨過之。 諸臣入朝聽點、自成自戴帽、藍布衣、坐于殿左、牛金星坐于殿右檻上、漫臚以次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自成麾掖之深宮請試焉、自成有所命、藻德擧之、一不宜、又不敢再請、其遂而起。 祭酒孫從度、指金鑾會館請以行誼[illegible]長、度孫選僕持名刺致謁、羅大燕門隸入內、[illegible]縱命以鐵索繫其頸、折其齒、遂亡。[illegible]何刻乃

招承史蓮寄管多金得七千兩獻於自成由是翰林吉士傳見會
衙詞帶揚梁兆陽何瑞徵與同志求往吉修金求李企部
先投手本是日召見兆陽曰先帝無甚大德只以剛愎自用不恤民血
脈不通以救萬民塗炭災至自成曰我正爲行道也兆陽云
主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恆代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真神武不殺湯武不足道也自成大喜留坐賜茶除兵政
侍郎　、庶吉士周鍾勸漾有請勸進先帝公遊授文諭陵衙不思君
恩云諸君亦是好看之事俟牛丞相來自當開其薦周鍾世俟命
擅名士爲復社之長牛金星見之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
危致命論大頌賊之姬逆人自誇牛老師知遇同館降賊人多含恥
羊生還惟鍾揚揚得意張蓋拜客服過楚宮前擁鞭不顧紫中亦願
評之　梅村李[illegible]鋋注　王鐸方孔炤淮南逃避注

壬子、劉宗敏以人試新夾夾其腿來書役二人于大街次日即死矣木俱有稜鋏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敏門立二柱磔人無虛日日便照入西華門止四騎前導

癸丑、僞禮政鞏焴示隨僞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焴故陝西提學僉事牛金星河南乙卯舉人何瑞徵薛所蘊皆其同鄉媒進者皆藉二人以通于牛　有稽訪司捋刑召京紳劉餘祐孫承澤甫即席即鬨劉借四萬金孫二萬且曰宜早辦若遲二日即不得從容矣　午後喚諸文官進內點名幽閉一日夜次早點過共挪八百員五人一連鎖押至劉宗敏處炙拷認贓凡十晝夜陳演夾二夾追出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七千兩魏藻德夾二夾妻一拶其子二夾追出銀一萬七千兩李遇知二夾追出銀四萬一千兩即死

甲寅、爲勸進之始其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㕍

鍾自修爲得意之語　選陞四品以下百餘人詞林則楊觀光榮兆陽改侍郎項煜改太常丞韓四維降修撰薛所蘊改司業何瑞徵高爾儼方以智傅鼎銓楊廷鑑陳名夏如故張之奇爲順慶府尹六科則申芝芳朱徽劉昌戴明說彭琯孫承澤金煉色光時亨時敏改科爲諫議止時敏降爲縣令御史改直指使則朱朗鑅張懋爵蔡鵬霄裴希度涂必泓韓文銓陳羽白吏部郎改從事則沈自彰熊文舉郭萬象王顯楊玄錫其餘大理卿劉大鞏光祿卿李元鼎太常卿吳家周鴻臚卿張晉驗馬卿宋學顯尚寶卿葉初春學錄錢位坤助教李森先皆改授有巡撫改節度使兵道改防禦使府爲尹州爲牧縣爲令改印曰契凡銓選皆宋企郊主之

乙卯吳三桂挾清騎叩山海關賊將不能禦報至逍遽通移兵協守復令三桂父吳襄手書予于諭降　泒餉各官亡論用否俱責如害

不辦即夾有夾於各營兵官有夾於監押徒兒人人皆得用刑限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郎五萬也三萬翰林一萬部曹千計勳戚無定數人財並盡英國公慘死指揮錦衣駱養性輸銀三萬免夾鎮撫司梁清宏及史館辦事衛幕雜流夾俱晝日夜不放侍郎金之俊輸銀百兩健兒夾之於室相與朋飲玩其哀號　淮撫路振飛會淮安七十二坊各集義兵每家或三或五刀杖俱自備每坊一生員爲社長一爲副自爲操演貫持久戒作輟日則團練夜則魚貫巡邏以備非常是日大閱舉人湯調鼎等咸易戎服

丙辰李自成集宮女分賜隨來諸賊　候選官求選紛紛朱企鋘曰新朝當自用一番人公等解事不如趁好歸去

丁巳唐通齎吳襄書諭三桂嘗啖以父子封侯述虜說則王禮賢之美且言東宮無恙三桂稍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即降報從命賊許

以定王行即日遣賊將挈定王赴通營　淮上江南始傳京城失陷之信衆衛慎行相守　淮撫路振飛分設壯丁守城措分守門官范志周守高郵紀黃總補各守一門夜宿城樓　南京亦始戒嚴

四月戊午朔留京尚書兵部史可法戶部高弘圖工部程注右都御史張慎言兵侍郎呂大器翰林詹院姜曰廣太常卿何應瑞應天尹劉士禎鴻臚卿朱之臣太僕丞姚思孝吏科李沾戶科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吳國昌誓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措餉從事　在籍侍郎徐人龍主事雷演祚檄遞近台紹道傅雲龍駐鄉官陳函輝亦誓師期吳郡諸生王聖風等各有檄文　淮城義士到軍門過堂謝賞以花紅人銀一兩人人踴躍耀武于河上適有北來逃兵驟擾見之辟易避去　李賊改大明門爲大順門　賊頒冠服大僚加雉羽于冠服方領以雲爲號收各

牙牌遊自務明光安令成字　劉宗敏夾諭魏藻德責以首輔致亂
藻德曰臣本書生不諳政事又兼先帝無道遂至於此宗敏怒曰汝
以書生擢狀元不三年爲宰相崇禎有何負汝詆爲無道呼左右批
其頰仍夾不放放岳貢瑜令羈候　受刑諸臣先後不一楊汝成獻
美婢獲免不留用張忻未刑而刑其妻子輸銀萬兩始釋郝晉輸五
千兩釋不用王都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即死顧鋐被夾其僕竊
貲以逃賊將遁時索賄無應受害夾之甚者大臣則李遇知王正志
詞臣則楊昌祚林增志衛衡文其未甚者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胡
世安李明睿也高斗光首被追銀欲夾其子請代得免張縉彥翔雷躍
龍沈維炳方拱乾楊士聰趙士錦李士淳劉明僕吳邦臣不夾收繫
錢內山東河南守令多秦晉亡賴單身赴任恣意威虐首稱助餉
於神受務少忤而辱隨又徵少艾專待那傳入始恃婦思甚哭　項

初颺言於衆曰大丈夫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拜奉
當始沮喪南遁　朱國弼索取義勇名冊踰撫拒之
已未魏藻德被夾五日未釋而死復逮其子云無措置即斬之　賊
陷楊觀光被政侍郎初觀光召對賊問郊天何以不茹葷不飲酒不
近女不行刑楊門頭云天人一氣相感欲其志氣淸明發慈和以感
格賊甚稱之觀光持門生刺見宗敏因轎間棍倣然部堂
庚申賊葬先帝后于田妃墳中忤作數人舁之而去草舖文武內臣
一人送之　淸暖官在紧者悉復原官習儀以餅即位　府部用潛
消淮上者各以宮眷隨福王子然與常熟侯等八人渡至止鳳
督馬士英陰使人導之借振飛舟南行　僞官楊師周道牌至淮代
路振飛王燮細責其人弼周者故河南瞞僞道愈兵應師也
于門賊焚太廟神主　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已至三

桂軍三桂檄賊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　賊以何瑞徵學弘文館
徵斂庶常裴希度等銀請牛金星至署欲到任酒
壬戌庶吉士張家玉上書於自成請表章范景文周鳳翔等陞禮劉
宗周黃道周等尊養史可程魏學濂等賊於午門外家玉請死不
許凡三日賊喝欲磔之復不動賊云當磔其父母乃跪求免仍為庶
吉士王廣東人父母在籍未嘗到京拾怯傲忽殊自無謂　濟寧城
守粗備署道僉事王世英乘總河黃希憲南下大張偽示甘心從賊
賊王即以城降　臨淄濟南寇盜充斥行道爲絶　張國維過淮
癸亥李賊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疾苦　濟南推官鍾性樸自殺
甲子鹽城王守備獲賊將董學禮及從者十三人獻於路撫悉斬之
自成過宗敏寓見庭院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絶李云天象示警宋
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之一餘皆雜流武弁及効勞

辦事人釋千餘然死者過半矣 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牟刑覓所進不及半以己所有湊償人皆稱之

乙丑賊盡釋諸縶者於是吳履中張鳳翔等盡數南歸 御史馮垣登及錦衣二人以剃髮夾于市三日死吳孳昌亦剃髮者獨令蓄髮侯用梁清宏體肥釋夾即死 京營李昌齡至泗始傳京城的信

丙寅東報已急賊人隱之在縶者盡釋惟留申濟芳數人各予繩自縊死後人各加五棍濟芳昇歸入殮復甦 陽武侯薛濂夾數日言有藏金在窖須自發之賊昇往則宅已為別將所踞昇還即死定西侯伏羌伯皆死于夾 路撫集淮城紳衿議事至則出塘報于袖中言京城已陷代我者即至將縛我出迎乎抑勉力一守乎言畢淚下衆皆泣 馬部將莊朝梁劫阜縣為民所殺

戊辰賊東行之期已定取勳戚大臣皆殺之於是內閣陳演定國徐

允禎等諸戚畹官都指揮以上錦衣堂上官俱死方岳貢丘瑜亦縊

自縊　以戚畹女婿配給軍卒　又押諸勳官至宗敏寓前縶縶坐

於路側徐次取殺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黃金九十兩亦殺之三鼓

乃釋餘人翰林楊仕聰等始脫　馬士英標兵抄掠淮上

己巳李自成出正陽門東宮衣綠隨後馬尾相銜宗敏繼後惟留李

牟牛金星守京師　周潞各眷盡以犒賞淮城各坊義士

辛未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於本月二十日

立東宮為帝改元義興初宗敏嘗誅私示處居民數十家令粘黃墻

上無所用法由是駭懼密聞于自成　有內臣至南京始知北信已

確史可法張慎言集高弘圖寓議所尊奉時潞王福王並在淮詹事

姜曰廣主屬福王可法曰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遂逡巡而散

山東高苑知縣蘇方聚士起義　朱國弼擬取淮庫中寄銀十萬兩

壬申李自成至[illegible]　何瑞徵以望日參午金星金星論以詐言四起各自謹慎無事少出由是降賊者皆生悔心人思竊逃矣　、僞防禦呂弼周以師生視王變擒僞參將王待起任遊擊駱興[illegible]乃陽迎于中火將縛之變叱使跪呂罵云人也不認變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令左右截其耳變細鞫其事賊并問以望上東宮呂一字不答解至撫院路[illegible]命留驛亭懸示四門令善射者就集路撫舉觴勞駱舉觴花旁立縛二僞于柱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為耦人發一矢不中者退中者報名賞銀牌一射者盡乃命剮之衆悅謂非快[illegible]

癸酉賊大驅騾馬駱駝馱載金銀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每駝二錠不用包裹

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覩遺籍邪不勝追悔

矣
甲戌李自成至永平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戎裝乘馬間道南下
平陽進士王道成賊授青州防禦使單騎到任城中人畏服不敢動
府衙藩尚在城百姓自亂無能權衛者
丙子東報益急留守賊於城內大搜兵器由是城門益嚴 三桂與
賊將大戰於關內日暮乃罷 一路撫追漕船七百回駐濟口
丁丑三桂李賊兩軍復合戰戰方酣忽有白標一隊繞出吳兵之右
銳不可當自成驚數十騎挾太子方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吳
兵必東奴也上位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湧所到之處
無不披靡自成狼狽道 一路撫以漕糧四千散貧民
戊寅李自成敗歸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麒奉
太子北上三桂[illegible]請太子上城三桂允之[illegible]賊回[illegible]

太子即位。自成請如約。既盟賊。遂旋師。三桂頓兵不前。是以賊得安行。、時新主未定。人望皆在潞王。高劉二鎮移書路撫問所奉。振飛云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有勸其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與開國元勳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納。必且互爭。是不待闖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潞王避難過淮　總河黃希憲同總兵丁丞綬守軍張文昌聯舟至淮。帶有濟寧寄餉銀。路撫借其一萬五千兩　南京既傳確信。文武大臣連日會議。潞王倫次稍疏。惠王道遠難至。福王有在邸不類事。莫之敢決。鳳督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利。爲之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書宣言于南京大僚。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且責史可法當主其議。諸臣乃莫敢言。或云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發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然

舟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兵護行其說非也福王舟抵儀眞馬士英
私致推戴之意且召劉澤清以兵南下
巳卯南兵尚書史可法治兵于浦口
辛巳劉澤清駐兵盱眙召淮撫按集議振飛變不行
壬午僞禮政府示主上不日東還該衙門速備登極儀物
癸未李自成旋師回京 三桂棄定王于永平專擁太子整軍而行
一路移檄播告遠近 賊聞報大怒即殺吳襄全家三十四口驅百
姓於崇文宣武門外毀拆民房及牛馬墻 有朱帥欽者廢藩宗室
爲香河知縣棄官走吳橋僞防禦閻傑因之於德州傑與州牧吳徵
文征比餉銀酷急貢生馬元騄殺相糾結諸生謝陛一呼而起殺僞
徵文出帥欽爲主權稱濟王移告遠近殺逐僞官來附者四十餘州
縣。有京者至是易定議也可去工上未[illegible]劉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呂大器不

得出言搖惑議遂定爲福王因先修武英殿

甲申吳三桂傳帖至京令百姓爲先帝服喪整備迎候東宮 賊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者 南京禮部司務齎百司公啓迎福王於儀真王得啓即行 朱國弼棄淮而去淮士民歐其中軍於市

乙酉高傑遣兵圍楊州困之

丙戌李自成稱皇帝位於武英殿追尊七代考妣爲帝后六政府各一敕書稱大順國永昌元年 午後運帑入宮處處皆滿 是夜福王泊舟於南京觀音門

丁亥昧爽李自成西奔群賊皆從牌諭百姓出城避虜數里之外即遭殺掠隨來舊官皆有軍護新用者無之楊觀光以家眷隨賊而出至風臺被殺薛所蘊以宋軍師密令得出司務魏學濂自縊學濂素負志節一時墮悮知愧而死亦愈于靦顏求生者矣 賊先于宮中

列砲放火各私寓亦放火奪賊飛馬殺人百姓各以桌几塞巷口或持挺小巷突出擊之須臾九門城樓皆火賊東西馳走不得出至暮胥能城外艸場之火與宮中火相映徹夜如白日 南京諸臣謁見福王於舟次王時角巾葛衣坐寢榻上舊枕敝衾尚無帷幬也孑影空囊從行田成諸人布袍革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皇太子在吳三桂軍中傳諭京中官民各宜整肅靜俟士民大喜相慶 原任御史曹溶自爲西城巡視傳諸臣爲先帝發喪設位都城隍廟從賊官梁兆陽孫承澤高爾儼等咸在僞直指張懋爵柳寅東韓文銓朱朗鑅各自爲五城御史受民詞核奸究甚力

三桂兵至榆河清國帥檄其西行追賊三桂請護太子入都帥不許三桂夜送太子於高起潛所或云潛遁於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

兩江米巷諸商合貲爲三桂家發喪每館衣衾各費百兩 是日

福王自三山門登陸。由城外至孝陵。從西門入享殿。祭。告諡懿文太子寢園。謁禮畢。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步行過殿陛。謁奉先殿。出西華門。以內守備府爲行宮。文武官進見王。慢赧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誠意伯劉孔昭暨諸勳侯。人人自有德色。無復畏下。群臣退議先上監國璽綬而後勸進。乃即範金鑄監國之寶。

巳丑。南京諸臣謁福王於行宮。魏公徐弘基先致詞。靈璧侯湯國祚即訐戶部措餉不時。其詞憤絮。太監韓贊周叱之起。呂大器呵言此非對君體。御史祁彪佳言。紀綱法度爲國之本。吏科李沾言。朝廷宜肅。彪佳又言宜早頒大號。王皆允之。群臣退議登極。張愼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位。可法密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可法曰。緩幾日無妨。又議卜相。群推可法及高弘圖。姜曰廣。而以冢宰屬張愼言。愼言曰。吾老矣。願安于

意徐弘基曰張公內閣高公冢宰似極相宜劉孔昭極欲得內閣可法曰本朝無勳臣入閣例孔昭曰卽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默然又議赦書蠲免可法曰今天下半壞正賦有限軍餉繁費恐未可盡除又議起廢競推劉宗周徐石麒等孔昭特舉阮大鋮等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 北京城中人延頸望東宮之至諸臣凡欲南歸者各思希恩于新主遂停留不行錦衣駱養性與吏侍郎沈惟炳約諸臣明日爲先帝位于午門行哭臨禮隨備法駕迎東宮于朝陽門

庚寅南京諸臣進監國寶於福王王行告天禮孔昭復請卽登大位彪佳曰監國名甚正禮部魏國皆然之乃定 馬士英率高傑等擁兵臨江稱十萬衆欲威劫留都諸臣文武臣會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皆兼東閣大學士張愼言吏部周堪賡戶部各尚書又推詞林

著曰廣王鐸爲東閣。高劉二帥書至請可法渡江。欲其部櫬于士英也。北京諸臣俱赴胡哭臨畢即隨駱養性所整鹵簿迎侯于朝陽門外。傳呼太子至。多官望塵俯伏。及登輿。乃胡服頎且髯。衆知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及城門。吳兵前導者城上口。滿插白標矣。清國來者爲攝政王。入居武英殿。侍郎王鰲永從入見。見上下同坐于地。乃潛走出。

楊仕聰曰三桂西不能制順。東不能抗清。姑帥俟焉以待順清相過徐觀鷸蚌之持亦未爲大失也。乃束身歸清。于以復仇之名。使得闖入順雖西遁而京師爲清有矣東宮定王禍不旋踵矣聚祕戮殃及全家。揆之忠孝。有何當焉。南中不察而沾沾三桂之功。吾不知其何功也若以此爲功。然則盤踞二東。忽焉南牧。渡河涉江。金陵不守。亦謂三桂有功于明歟。

壬辰高傑兵大掠江北。聲言欲送家安頓江南。約劉澤淸刻日南渡。允可法議發戶部一萬兩。遣職方郎萬元吉前諭各鎭。分別犒賞。以張應元爲承天總兵。　淮坊義士擒亂兵三十餘人。路撫不敢問縱之。　北京沈惟炳王鰲永金之俊投職名入內。攝政王令各官俱照舊。又具勸進表上之攝政王。閉門不出。其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笑曰。此未是皇帝。吾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於是侍攝政令。自初六日始。爲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閱議諡號議葬陵。俟事畢削髮。十五日朝見。禮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繁。不能獨任內院。卽令惟炳推補。點用侍郎李明睿。擬上先皇帝后諡曰端廟號懷宗。　庶吉士高珩李呈祥訪鰲永議歸。鰲永曰。今日何所逃。素夷狄行乎夷狄耳。高李出城被劫。因留滯通灣。范召詞林官。止高爾儼應命。議修崇禎史。爾儼曰。詹翰一體。請盡召之。明日何瑞徵等皆入。

楊昌祚林增志以傷重告假范許之范上虞人瀋陽衛籍其祖鎮兵部尚書自瀋陽陷歷官至此每日坐午門右夾牆同坐三人中乃其虜也故學士倪元璐家人具呈扶柩回籍范差官執令箭送至灣倪夫人肩輿出城如嚬見焉　三桂追李賊戰于保定勝之明日追至定州奪其駝馬又三日及于真定逐之出故關而止李賊遁陝與整隊西行

癸巳兵侍郎呂大器轉吏部起練國事戶部賀世壽刑部何應瑞工部各侍郎劉士禎通政使　高傑兵圍揚州日久城外廬舍焚掠殆遍揚人厚犒之不去江南北大震　北京爲哭臨先帝之始五城御史監肅諸儀曹溶等五人因攝政王有照舊之言儼然即真朱朗鑅者宗室子出示稱順治元年奉旨若無更易者仕賊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輩咸同哭臨　河北山東府州縣各殺賊所署僞官以稱起

義。居庸巡撫何謙自北亡命。道德州。濟王留之共事。尋送之南行。臨淸舖商留閣部監紀凌駉起義。舊侍郎張鳳翔亦起義東昌。少卿萬元吉言楊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乖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兵以民爲叛。環攻弗釋。臣等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

甲午。史可法議防江。設水師五萬。添二鎭將。畫地分守。仍以文臣操江協事。衡王殺僞官于青州　淸國封吳三桂爲平西王。成國勳衛朱元臣浦口渡江。自言雜擔夫出京來奔。楊仕聰家眷出北京城。門生方大猷以家丁護送。大猷者蓟州監軍。隨三桂降淸。令守通州也。楊州士紳王傳龍奏東省附逆。河北悉爲賊有。淮楊人自爲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兵先亂。自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楊。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淫汙則辱及幼女。詎奈傑之必得在

新舊之城環圍絕糧已經月餘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殺自有之良民也

乙未起劉宗周左都御史張愼言薦起顧錫疇等　起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補吏部司官　江南撫鄭瑄奏報江北潰兵逆騎數萬皆欲渡江三吳百姓呼吸變亂臣駐師江干遣書爲劉二帥不肯止兵請敕操江武臣速援京口　鳳陽參將戈士凱報劉澤清兵沿路殺劫遊攻臨淮　敕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　楚督袁繼咸請入覲止之并諭鄭鴻逵留駐九江

丙申瑞王避兵入重慶奏聞　馬士英自請入朝拜疏即行

丁酉楚撫何志堅奏鄂岳恢復方國安冒功混報又奏左良玉復德隨　戶科羅萬象劾方孔炤屯撫河北寇至而踉蹌遁歸又蒙面補官　李沾張元始沈胤培左茂弟鍾斗李清爲都給事中羅萬象陞

朗熊維典張希夏轉左右陳泰來錢增姜應甲馬嘉植王士鑅贊畫

師爲給事中。

戊戌，奠安二后御容，遣韓贊二宦行禮。奠安二祖御容，遣公徐偀柳伯方行禮。尚書張慎言陳十議。命趙光遠鎮守四川。貴省民何兆仰作亂。清國令虛燕城之半以屯兵，盡驅民出城，自是縉紳雜出，槩不致詰。吳中士民焚掠仕賊官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四家。

巳亥，史可法請增文武重臣經理招討。撫寧朱請裁漕運總兵。濟寧鄉官潘士良約回兵入城，殺僞將僞道，回兵長楊朴奉潘爲總河，而自爲總兵。清將吳三桂旋師入燕。

庚子，張國維原官協理戎政，起徐石麒左都御史，解學龍兵左侍郎，張有譽督倉侍郎，王廷梅應天府尹，郭維經府丞，朱之臣太常卿，左

茂第少卿李沾提督四夷館少卿吏部欲以李沾為操江沾故善劉孔昭懼分其任乃求可法得典屬國維經積勞于扞禦都人賴之驟難其代令仍攝巡視沾嗾維經刼冢宰有私旋知誤引罪而沾憾冢宰不已以其清望不敢顯忤因加色于少宰呂大器思逐之　召王重補稽勳時銓曹乏員張慎言以重金壇可立至故推之李沾言不可是受我貲四十金者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貲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貲乎僕老矣須舊銓郎乃解事又地近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不能混也沾益銜之　召謫籍科道章正宸楊時化袁愷莊鰲獻熊開元姜埰馬兆羲詹爾選李長春張煊鄭友玄李模喬可用李曰輔　史可法言從來守江南者必于江北當酌地利急設四藩以淮楊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兵馬錢糧皆聽自行征取而四藩即用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為我藩屏固守江

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黃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傑澤清良佐似應封伯左良玉恢復楚疆應照得功進侯馬士英合諸鎭之功爵賞似難異同盧九德事同一體聽司禮監察敘。又奏四鎭不可無督師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鎭各自畫地轄淮海者駐淮北海邳沛贑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轄徐泗者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轄鳳壽者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轄滁和者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鎭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其鳳陽總兵應改副將一員。馬士英督兵由淮赴江達南京共一千二百船王燮駐清江浦今淮坊義士排立兩淮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凡三日而畢。

辛丑起許譽卿為光祿卿

壬寅福王即帝位于武英殿以明年爲弘光元年進內官韓贊周秉筆司禮盧九德提督京營　仕賊臣項煜自北逃歸混入朝班

癸卯命馬士英掌兵部仍入直佐理士英求嘗奉召自入朝不欲出鎮史可法知其意自請督師江北以避之　顧錫疇尚書禮部黃道周高倬吏工部各右侍郎羅大任祭酒左茂第右僉都巡撫應天侯峒曾左通政鄭瑄大理卿　故御史汪承詔自言僞政府點用堅拒南歸　高傑頓兵揚州城下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騄晝夜督民守城有進士鄭元勳親詣高營解紛隨入城勸家瑞放傑兵入城便可貼然士民譁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勳不見耶元勳強與傑辨衆怒群兵毆之血肉狼籍死鳴騄疾走泰州

甲辰忻城伯趙之龍提督戎政　起田仰撫淮揚以劉孔昭力薦也

召袁繼咸陛見　僞將劉㬎隨僞鎮董學禮出檄救五道送高傑

式得功劉伊盛劉澤基徐大受得功執以聞。

乙巳通政劉士禎請嚴封駁參治之令。時行宮前章奏雜投。御史朱國昌亦言班制宜肅。 祭先恭王太妃于行宮。 職方郎中萬元吉言。臣奉命犒師。沿途兵民遘禍。寸步皆阻。揚州民尤甚。閉城登陴。已十餘日。乃兵與民相殺。兵又與兵相殺。成何紀律。頃接水營將張士儀言。寇奔清河。官兵繫燒賊船殆盡。若高劉黃諸將。潛師以濟。一鼓殲之。卽可稱中興第一功也。 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繁富爭之。縱兵淫掠。揚人大閧。得功兵至天長。傑澤清欲拒。又值李棲鳳高文昌兵至。衆心洶洶。元吉移得功書。期共獎王室。得功自明無他。亟欲聯絡殺賊。元吉以書馳示傑等。始肯相戢。然傑部悍。終不自制。澤清才數百人。掠瓜洲一空。 進封黃得功左良玉爲侯。封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 史可法請發銅甲銅鍋

倭刀圍牌紅夷砲并色絹白布。一應軍需詔戶部即給。史可法辭朝。命文武官郊餞自可法離京。劉孔昭略無忌憚。而高張俱不能安其位矣。

丙午史可法請撥劉肇基于永殺李栖鳳卜從善金升垣俱隷標下。

馬士英奏大計五欵。一聖母流離。可密諭高傑部將衛迎。一皇考追尊位號。遷梓宮南來。一皇子未生。即敕慎選淑女。一諸藩失國。恐有奸宄扶之。不利社稷。宜迎寘京師。

丁未劉孔昭言封疆失事各官。不在逆案之下。吏部毋得混推。史可法開薦舉人李遴王事何剛軍前監紀。叛將李承勛寇掠清河。

王燮調兵剿却之。

戊申禮部請補曆官

己酉令應天府祈雨　淮撫宜登極詔書。於民有新舊錢糧赦免之

條衆情歡騰午刻盧太監引兵一千要進城中士民大哭路擁再三
求免　馬士英入直　劉孔昭故善阮大鋮必欲起之因詔有逆案
不得輕議之語而慎言與銓持正度難破例置酒約諸侯伯廷論之
必欲逐去冢臣而後可惟我所欲爲靈璧侯忻城伯皆諾之
庚戌早朝畢孔昭與湯國祚趙之龍合奏慎言排忽武臣專選文臣
所推吳甡有悖成憲貢奸臣也慎言立班不辨大學士高弘圖言冢
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上諭文武官各和衷勿偏競孔昭袖中取出
小刃逐慎言于班泣陳醜詈必欲手刃之太監韓贊周叱曰從古無
此朝規乃止慎言出即引疾乞休　孔昭退奏慎言推補侍從爲舉
吳甡鄭三俊更爲可異慎言原有二心告廟決策阻難奸辨乞大奮
乾斷收回吳甡陛見之命重處慎言爲欺君悞國之戒　高傑疏言
奉旨分防楊儀人人登陴罷市撫道不出僞將董學禮又入宿遷臣

進退無所乞賜應住何地。　劉澤清奉旨駐淮安未至士民皆惶
辛亥高弘圖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犯。卽文臣中各部不得
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張愼言事。劉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卽謂
之姦。臣等皆屬贅員矣。吳甡鄭三俊五朝人望。票擬實出臣等鶴念
朝廷之尊。尊於李勉。今宸陛幾若訟庭。臣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姜曰
廣亦引疾求去。上遣鴻臚官敦諭。　設勇衛營太監韓贊周節制之。
都督徐大受兼總兵。鄭彩分管水陸舟師。　潞王安頓杭州
壬子加恩翼戴諸臣。公徐弘基伯劉孔昭方一元焦夢熊郭祚永侯
朱國弼柳祚昌湯國祚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廕。　淮北人
掄僞官武愫解至撫院。路撫於愫有舊。不忍遽殺。乃下之獄。　常熟
士民焚掠仕賊官時敏家。三代四棺俱劈毀。
癸丑上召輔臣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于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illegible]

故倘賴良多先生何言去也對曰臣非敢輕去第用人一事臣謂可
勳臣謂不可。是非淆亂。臣何能在位。上曰。朕于行政用人未習。卿等
所言。無一不從。勿疑有他。弘圖曰。冢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
人爲職。無一日不用人。是無一日不修職也。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
勳臣處之。亦必藉重。何獨以爲罪。吳甡前任撫按俱有聲。又清望。先
帝簡在內閣。督師稍緩致譴。先帝殺延儒。不殺甡。即可知其人。假先
帝在。今亦必用之。何勳臣以此罪冢臣也。北京失節之臣不可用。江
南見存無幾。又不合勳臣之意。將誰用乎。若曰武職。則有兵部在。不
當亦責冢臣也。弘圖又言近臣貪黷狀。上曰。朕固聞之。諸臣通賂出
之袖中。誠可嗤也。時屢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上亦有意爲
明主。至馬士英當國。直高拱聽之。不復知外事矣。
甲寅命部司清查十七年練餉。盡數起解。明年全免。　吏部張慎言

請亟求罷斥。以服世臣之心。、李沾言勳臣憤鬥有因。當中府聚會。
馬士英手札移呂大器迎立皇上。贊周孔昭無不允協。黎明集議。大
器縮禮兵二部。紆廻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延之從容後至。議至
日中不決。孔昭怒形于色。臣與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歷階
而上。面折大器。贊周云。快取筆來。因得俛首就盟。清晨迎駕。大器尚
欲停待。而贊周已登舟矣。偕行者徐弘基陳良弼朱國昌也。文臣啓
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
乙卯。馬士英奏吳三桂之捷。命封薊國公世襲。戶部發銀五萬兩。米
十萬石。責令沈廷揚送與之。、張愼言奏。臣按河南時。曾劾布政馮
明盛倡逃。其子馮銓作相。嗾其門生曹欽程參周宗建李應昇黃尊
素以及臣。三臣皆死獄。而臣戍肅州。先帝召陞刑部侍郎。以擬獄不
當閑住。十餘年而復起。今待罪銓曹二十日。遂爲孔昭所抗。止有一

去而巳吳甡鄭三俊閣臣薦於前科臣薦於後兩人者行巳有恥臣
能保之孔昭指爲小人亦硜硜之小人非反覆之小人也僞官至陽
城臣子履旋投崖而死孤孫尚幼國難家變慟無生理臣當與緇黃
爲侶矣　侍郎賀世壽言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慎刑賞口
頭報國河上擁兵恩數巳盈功名不立人主輕此名器矣至于艸澤
詰難實煩有徒未見兵勇殺賊但見兵來虐民小民不恨賊而恨兵
甘心舍順而從逆不肖有司日刑剝其民而求爲保障必不可得也

御史陳良弼言科臣李沾薦人調停從來誤國宿套

丙辰御史朱國昌論山東督撫丘祖德輕棄地方　陳子壯尚書禮
部徐汧吳偉業少詹管紹寧詹事陳盟右庶子　路振飛大享士于
淮安府學中敘向來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路與王燮親自安席觀
者鼓舞巳而振飛爲馬士英所論得旨提問闔城不平韓以士民公

疏得免旋丁艱去王燮又爲御史陳丹衷薦陞巡撫山東士民奪氣劉澤清遂管窩於淮城中田仰與之猶鼠山東又不可往王燮逡巡於河上而已

甲乙紀事卷第一終

襄城伯李國禎掌領營兵並無實籍上信任之國禎誑上曰臣兵未嘗不强若無餉耳初議僉民守城魏藻德曰民若上城見賊懼怕一人立脚不定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不許登城太監王德化謂吳麟徵曰守城人少柰何宜請添之麟徵步入朝遇藻德詰之故藻德曰上方休息不必入也手挽之出及外城陷閣奔告上上曰大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往閣曰皇上安得有兵李營兵已散惟勸皇上走耳杜勳從賊至城下呼王太監縋城入講或欲留之杜云我家萬歲威勢既强秦晉二王在側不反命者立屠京師矣遂縋去一鼓上召戚臣劉文炳鞏永固帶家丁護出城劉鞏曰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何足以當賊乃罷去上急進酒數盃速皇后自縊上手刃公主坤儀公主年十四亦手刃之上易微服與王承恩欲奪門出不得

城上已懸白燈三矣。城陷之時。李國禎就擒。追贓拷剝而死。成國公朱純臣。同輔臣陳演。首勸進定國公徐允禎守德勝門降。與成國同日誅。英國公張世澤陽武侯薛濂清平伯吳遵周。太康伯張國紀。博平侯郭振明駙馬冉興讓都督周鏗李國柱。俱掠死。閣下陳演斬死。魏藻德死杖下。丘瑜方岳貢各仐縊。部大堂李遇知馮垣登王都顧鋐彭琯。俱拷掠死。

欽娛曰。誤國者李國禎魏藻德。是亡國者朱純臣陳演。獻國者內臣曹化淳王相堯。內臣尤無人心。未危時。已有題殿壁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皆跂足望賊至矣。杜勳至呼賊爲我家萬歲。異哉

殉國者。世臣則宣城伯衛時春。率妻孥共投大井。無一存者。彰武侯猷其自焚。戚臣則新樂侯劉文炳。一門其已嫁之妹。雖呼妻李悉避樓

上大小男女凡十六人共燔火中其弟劉文耀投井死惠安伯張慶臻闔門自焚駙馬鞏永固公主柩尚在寢子女四人以繩繫之襯旁取古玩書畫積薪共焚錦衣王國興危坐中室自焚內閣范景文吳橋人先不食三日城陷即投夾巷大井死一妾即縊於夫人柩前學士倪元璐上虞人先為劉孔昭論削勤王起補戶尚書賊入整冠束帶望闕四拜自縊三日面如生左都李邦華吉水人癸未詔辟臣條奏理財要務邦華言比年科目以出實緣不若才賄無救谷議納銀有差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科雖以虛名相冒然卑名存以養人廉恥令名實盡亡壬午鄉試應天三十浙中二十七餘皆貨取也平時表為名士而列魁者亦不免焉云云皆發憤之實言也賊勢急邦華請太子南行光時亨駁止之城陷拜文丞祠正坐飲藥卒副都施邦曜餘姚人癸未冬條奏時事大要言行取不宜額以推知考選註書當

歷外任廉考選不皆賄行而要挾不皆中飽城陷日與倪元璐對飲
縊題詩云慚無半點匡時策惟有一死酬君恩遂自縊學士周鳳
翔山陰人作書寄父母自縊諭德劉理順杞縣人天子親擢第一年
猶艾矣與妻妾子女七人並縊僕四人亦共殉庶子馬世奇無錫人
置周易金剛經司經局印牙牌於案拜之遂辭其母裂帛自經二妾
隨之死簡討汪偉休寧人嘗書邸壁云看世不破為世所弄闖入即趨
吳甘來所約同死縊與繼室耿氏同飲正左右懸於堂中死戎政侍
郎王家彥莆田人守德勝門縊於民間空屋刑侍郎孟兆祥澤州人
曾為魏奄稱職子章明觀政進士父子女媳一時自盡大理卿凌義
渠烏程人以書辭父即命左右勒已繫之窗櫺奮身而絕太常少卿
吳麟徵海鹽人會試放榜之夕夢人以文信公句贈之云山河破碎
水飄絮身世浮沉風打萍因拈之　城陷悉出掌垣時疏稿付僕自

縊。太僕丞申佳胤。永年人。聞變自縊。戶科吳甘來。新昌人。沐浴衣冠拜闕自縊。御史王章。武進人。同光時亨巡城。賊上城。時亨降之。賊三問章不降。斫死。御史陳良謨。鄞人。與妾同縊。御史陳純德。零陵人。順天提學。撤考回京縊。考功員外許直。如皋人。城破後。人傳言帝從齊化門出走。直嘆曰。干戈四面。駕將焉往。即緘書付僕達父。作詩六章。入室取練作環。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桯自縊。武庫郎中成德。北畿懷遠人。曾為倪元璐草疏。溫相惡之。及為滋陽令。強項笞司府隸。巡按罵好善誣其貪酷。逮下獄。其母跪冤不得入。道舁溫相於長安門。事聞。杖德六十謫戍。尋召補兵部。城不破。致書馬世奇誓死。已哭帝梓宮於茶庵。縊自刎。母妻及未嫁之妹。同時自殺。車駕主事金鉉。順天留守衛人。上命巡視皇城。方衣冠入內朝。點軍。聞賊入。遂投御河。從者挽出之。復自投溺死。母章氏妾王氏弟生員錝。皆投井死。光祿署

丞于騰蛟順天監生服冠服呼妻亦服礼服同縊副兵馬姚成餘姚人儒士內閣中書宋天顯松江人監生皆自縊錦衣南堂指揮李若建順天籍守崇文門作絶命詩有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其弟若珪仕猜為禮部尚書錦衣衛道房千户高文釆守宣武門父子一家十七口皆自殺狼籍於路居民田氏闔門自焚李小槐順天民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易次縊畢小槐乃縊生員曹文耀妻張氏原籍滌州故進士曹于汴之後生四子遂肅敬孩一女順張氏率子女哭於家祠文耀父妾妻遂妻李毅妻鄧順及乳母孟與肅敬八人同縊敬及肅妻周繩斷不死而逃遜自刎不殊賊搜其家財繹之在外死者獻破蘄守道許文岐被擄不屈殺於麻城獻陷滕城教諭舊頌聖自殺獻掠武昌故輔賀逢聖投墩子河死楚府長史徐學顏署江夏縣與賊格闘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都

人朱士鼎被斬所執旗以為總兵官士鼎裁手大罵賊去左右矛槊之江濱野縛草於臂作書畢死獻陷承天宋一鶴自刎賊圍保定御史金毓峒分守西門賊執之挾入三皇廟誘為將毓峒奮拳仆賊投井死妻王氏入臨室自縊姪振孫武舉登城射賊應矢立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不肯曰武夫本色也賊大呼於衆曰鄉官子弟可速就刑振孫曰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婦陳氏故進士陳士章孫女年十八與其祖妣張氏母楊氏叔母氏三世四人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於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而下

東郵老人曰自殺與被殺同為捐生之人也一捐生則名義兩全忠節不失其於此生無憾於一代有光矣嗟乎匹夫匹婦名湮沒而死者甚夥不傳耳

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父襄字两環起家武科官都

指揮使鎮守寧遠崇禎十七年正月調襲入京三月議撤寧遠并召三桂未及行而都城陷闖命諸降將招三桂令襲亦書諭之三桂統師入關至永平沙河驛縱兵肆掠而東頓兵山海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遊南京挈名妓陳沅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陳沅去闖入京師權將軍劉宗敏繫吳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據山海叛闖闖殺襄家屬而繫襄東行四月十九日攻山海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開門三桂密先已召兵滿州至是趨之王初疑不敢進駐兵歡喜嶺而高張旗幟以待三桂突圍出外城馳入滿兵壁中見九王稱臣遂髡其首三桂為前鋒九王居後隊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裕王張右翼亦萬騎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從入關盡髡其民開關門延敵闖猝戰作北遂無戰意立梟吳襄首懸之高旂而遂返兵清兵逐擊

與闖兵大敗，李退京，復棄京西奔。三桂揚言奉太子入京即位。五月

三日，九王遂入京師。

錢𣪁曰：陳沅身價千金，皆有司敲朴萬民之膏血也。遂以殺吳襄

一家，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哄果傾城何如？以一婦人而忠孝

兩病矣。

李自成初名鴻基，米脂縣雙泉堡人，萬曆丙午生。祖海，父守忠，世農

願饒。至自成負債受逼於艾同知，遂行刼。已已賊渠高氏稱闖王，自

成往依之，與其黨劉良佐自結一隊，曰闖將。丁丑，孫傳庭破殺高氏，

自成竄西川，走苗城。戊寅，張獻忠、曹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

獻忠謀殺之，覺而遁。獻忠者，秦人，號八大王，洪承疇擒之而復縱焉。

曹操者，本羅汝才，與自成、劉國能同依高氏。高被擒，汝才遂徒巳郊，

國能降。自成潛渡入豫，計取洛陽，群盜復輳。自成遂為闖王，張忠反

附之。辛巳，傳宗龍殺劉國龍，自成破洛，獨雄一部，汝才以所將曾營圍汴七日，陳永福從城上射中自成左目，幾死，督臣丁啟睿等，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全師皆潰。六月，獻忠走勳西，闖賊分兵東南下，敗官軍於棗陽，復回豫，郾城一戰，賊衆折傷，適秦撫兵又敗於襄城，賊資其甲馬火炮，乘勢破睢德，圍汴梁，官軍敗績于水坡。壬午五月，決河灌汴而斬黃之寇，後與闖合，諸渠帥皆戴闖王，宗則賀一龍、老回回、馬守應，胡闖則蘭養成，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皆為闖偏裨。及破襄陽，下荊州，合兵尉陽。闖令回守夷陵，以犯澧常，革趙德安以窺黃麻。癸未三月十日，闖設酒縛革，明日徑至曹營斬羅洞，在澧聞變，闖調其兵回夜，不從。闖既廣收部曲，設偽號，自稱倡義大元帥，為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武五品，皆將軍。六品都尉，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田見秀、劉

宗敏賀錦張鼐党守素李思忠可成李友任繼榮故將

芳亮劉希堯馬世雄劉汝魁何[illegible]鶴劉體仁田虎李過（自成姪　一隻虎）張

能馬重僖楊彥（華縣故將）趙應元（米脂民）范明舉（永天故將）共兵二百三十餘

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旂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

旂而纛皆用黑左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黃色而纛隨之自壬午年夏

破荊初改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博士楊永裕

投闖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屬侍郎則喻上猷（辛未進士）蕭應

坤（丙辰進士）楊永裕郎中徐丘五宗杜鄧岩中從事顧君恩鄙附龍付荊

州防禦則孟長庚陳薦（雒陽人甲戌進士）李之綱吳大雁黃闕鑑有章府尹

則張虞機姚翺錫牛佺劉蘇鄰璉劉茂先初闖之橫蹦中原所破城

邑不守至荊遂有守土之志於是使任光榮守荊襄黎戚守夷陵王

文耀守澧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荊門謝應龍守漢川馬世太守景

陵，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禹州。敘案 自闖犯禁以來，人心惶懼，所在皆棄城走。張獻忠梁樓攻取。壬午六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癸未正月破蘄，蘄州王術選三月斷水鄉，宦周之佐，糾賊破滅。已陷黃州黃陂，鄉宦歐陽攻迎賊。四月攻麻城，破之，遂從鸚鵡洲渡江掠武昌境。殺傷殆盡，沿江積屍千里。闖遣書獻，獻卑辭以答，不欲此為援。十月闖破潼關，進攻西安，破之。改西安為長安府。十一月考州縣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官，二等與州縣，三等與從前。是月攻榆林不利，再攻乃克。又攻慶陽，亦克。十二月初五，發兵入漢中，獻自岳渡江至荊，與回賊合。闖復又兵至韓城，渡河破平陽，蒲州鎮將高杰開闖渡河，於是退兵於澤州，沿途大掠。甲申年正月，闖僭位於西安，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初三日領衆二萬從禹門渡河，臨晉、河津、絳州請城，垣曲卽降遞降表。二月十二日到黎城，十五日破太原，十六日到忻州，進

攻代州，五臺知縣投降，三月攻寧武，屠之，初七日至大同，總兵姜瓖降，初九日破宣府，總兵唐通、太監杜勳迎降，十六日破昌平，十七日攻京城，十八日破外城，東直門首降，十九日晨，德勝、平子、順城、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自成遂入，二十三日，成國公朱純臣、輔臣陳演率百官勸進，不允，宮人有竇氏者甚寵之，號曰竇妃，四月十七日，改大明門為大順門，二十六日闖從山海關敗，二十七日忽傳登極，百官朝賀，預設鹵簿於城外，劉宗敏先已射傷，眠長卓上抬行，用被蓋覆手足而出，各兵俱東馱金帛於騾馬，紛然西去，二十八日闖已潛遁，二十九日焚宮殿，後隊至午刻盡出，又三年，自成病死於羅公山，其姪一隻虎以帝禮葬之，即率餘衆降於何騰蛟。

東村老人曰：自成入京，大類黃巢，蓋流賊之性，本無霸王之畧，或者天欲內外臣貪風熾盛，特生此惡魔以蕩滌之耳

一云自成少與衙卒李固鉄冶刘𢽾政結好累于鄉里後隨衆作賊
戕寅飛褒敗于左帥奔敷城獻賊資以甲冑走均々賊王光恩降朝
勘憐之俱自成不應去之鄖屏跡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
捕之自成潛逊洛下飢民從者數萬辛巳正月破洛殺福王散衆賑
濟連破汝州歸德圍開封覆官兵二十萬于朱仙鎮左師盡火其輦
壬午冬自成據襄陽改稱襄京設六政府分兵下承德諸郡築長圍
困王光恩于鄖癸未四月孫傳庭師覆潰潼關自成入西安三秦傳
檄而定榆林不下暑之中甲申正月長戈指闕矣　自成死猶子李錦即李過
號一隻虎奉成妻高氏渡洞庭踞山寨隆武遣馬吉祥招之賜錦名
赤心氏忠義夫人隆武既沒堵胤錫以永曆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
稱臣然桀驁甚在營稱氏為太后具疏稱自成為先帝朝議隱忍聽
之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輕騎詣赤心營會師取長沙封赤心與國侯